

中国新实力派
作家作品文库

YI QI ZOU GUO NIAN DE
YU JI

一起走过 那年的雨季

雁儿忽闪着翅膀飞走了
来年它们还会从远方飞来
花儿悄无声息地凋谢了
来年它们还会在春风里盛开
可我的花期
为何没有来年

孙健
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一起走过
那年的雨季

孙健 /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起走过那年的雨季 / 孙健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-7-5034-7026-4

I. 一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0927 号

责任编辑: 金 硕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(邮编: 100811)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9.375

字 数: 218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录

一、离奇的失窃案	1
二、谁是最佳人选	10
三、求人有多难	42
四、相逢其实很简单	77
五、谁的眼泪在飞	102
六、纸条风波	125
七、不幸的童年	149
八、远行的风筝	161
九、怎么是他	184
十、病魔	190
十一、屋漏偏逢连阴雨	205
十二、失踪之谜	232
十三、隐情	243
十四、一声惊叫	257
十五、尾声	285

一、离奇的失窃案

近些天，岳洋心里一直很郁闷，仿佛有个痒痒挠在胸口挠来挠去，让他不得安宁。也难怪，班里发生了一桩离奇又古怪的失窃案，身为一班之长，心情又怎么能好得了呢？

丢的东西倒不是多么值钱，就是一大包零食。其实，除了失主和那个小偷，也没人知道这起失窃案。

若不是失主本人觉得这事儿蹊跷，将事情的前后经过偷偷告诉了岳洋，他也根本不会知道班里还有这么一桩“失窃案”。

之所以说它离奇古怪，是因为东西原本锁在壁橱里，壁橱没有丝毫破损，钥匙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失主，可是，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食却神奇地飞到了教室，还一包一包地分到了同学们的课桌上。

事情的前前后后，真有点儿像刘谦的魔术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！

失主是刘双寒，是知名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刘大贵的儿子。每次周一到校，他都会从那辆黑色“大奔”车上拎下一大包好吃的东西。同学们都知道，每到课余时间他就会溜回宿舍大吃一通。

刘双寒已经很胖了，走起路来像只企鹅，摇摇摆摆的。尽管他多次当着同学们的面，郑重其事地声明，以后开始减肥！可是，他还是

乐此不疲地吃着那些所谓的“垃圾食品”。因为这件事，班主任项雪菲跟刘双寒已谈过很多次话了。可是，他还是偷偷地往学校捎零食。

这次倒好，一大包零食还没来得及吃呢，东西就被人偷了，并且，还以刘双寒的名义分给了全班同学，让大家美餐了一顿。东西顷刻间就变作一堆色彩鲜艳的包装袋。常言说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东西倒是没了影，庆幸的是，向来口碑不好的他，顿时赚了许多人气，也赢得了不少赞誉。仔细一想，这件事还是挺划算的。这样想来，他又不怎么憎恨这个小偷了。

这件事乍一听，这个小偷的“盗窃行为”，还蛮有点杀富济贫的味道。

刘双寒刚开始并没打算将事情说出来，除了他和那个小偷，没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。两个人谁都不说出去，这件事也就烂在各自的肚子里了。

事情的经过的确有些离奇。

那天，正是早读时间。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，见到黑板正上方写着醒目的一行字：“今天我请客！刘双寒。”

字不是很漂亮，看得出，是左手写的，并且为了掩盖笔迹，还故意把字写得歪歪斜斜。不过，这些字与刘双寒写的还真有点相似，看来“小偷”是刻意进行了模仿。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桌子上的美味上，谁也没在意这字究竟是不是刘双寒写的。

别看大家整天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其实，每个人都是馋猫。

馋，没有错。馋是人的本性，确切地说，也是动物的本性。不爱吃好东西的人一定是装出来的，这种人很虚伪，也很可怕。这些话是

刘双寒的口头禅。若是有人说刘双寒是馋猫，他就会一口气将这番歪理说出来。

见课桌上摆放着花样各异的美味食品，大家有些莫名其妙，也有点受宠若惊。见是财大气粗的刘双寒请客，也就不再客气了，一个个撕开花花绿绿的外包装，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。

刘双寒爱睡懒觉，全班同学中，他起床是最晚的，走起路来又慢腾腾。因此，他每天都是最后一个到教室。

刘双寒打着呵欠走进教室时，同学们都鼓起了掌。

雷动的掌声，让刘双寒彻底蒙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他下意识地用手搔了搔头皮，四下看了看，并未发现什么不妥。等他用惺忪的眼睛看到黑板上的粉笔字时，更是掉进了云雾之中。

别看刘双寒是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，他机灵着呢，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吃东西的热闹场面，他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

等下了课，刘双寒慌里慌张地回到宿舍，打开壁橱一看，他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。

刘双寒感觉牙根有些痒痒，用力咬了几下，却痒得愈加厉害，片刻后，居然连下巴也痒了起来，接下来，整张脸也变得极不舒服了，仿佛有几只小虫子爬来爬去。

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，马上报案！

抬腿刚要往外走，他却被武林高手突然点中穴道似的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了。项老师三令五申不准往学校带零食，若是主动找上门去报案，即便是项老师能查出那个“幕后黑手”，她也不会饶了自己。

刘双寒再笨，也不至于愚蠢到自投落网的地步。

再说，这件事，本来同学们都以为刘双寒做了一件大好事。若是他再大张旗鼓地去查找那个小偷，同学们必定知道，那些好吃的东西并非是他心甘情愿地拿出来与他们分享的，最终结果还不是明摆的吗？

当前情况下，刘双寒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了。不只是他，换作谁，也会这样做的。

其实，刘双寒才不在乎那点儿东西呢，他最不在意的就是钱财，何况又是些值不了几个钱的零食。

可是，他静下心来仔细一想这事，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，好奇心像一团火，越烧越大，几天下来，整个人被烧成了一块黢黑的木炭。

令刘双寒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钥匙一直带在身上，壁橱又完好无损。况且，每次给壁橱上锁前，他都是认真检查过的，确定那包零食还在壁橱里才上了锁。这样做，他倒不是防小偷的，是怕壁橱里有零食的事，让班里的同学知道，更确切一些，是怕项老师知道。

小偷是怎样把东西取走的呢？这件事的确蹊跷！难道小偷有什么妖术不成？刘双寒心里乱作一团，一连几天，晚上连觉都睡不好。他绞尽脑汁，也理不出半点头绪。

把零食分给了全班同学吃，大家都以为刘双寒良心发现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。只有刘双寒知道其中的内幕，要说再有知道这件事的，就是那个可恶的小偷。

东西到底是怎么被取走的呢？上课、吃饭、走路……他一刻不停地在苦思冥想，可还是想不出任何结果。

刚开始，他感觉身上背了一块石头，后来，那块石头就变成一座山了，他肥胖的身体就快要被压扁了。

刘双寒的好奇心极强，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。要是不把这个问题弄个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，他就要疯了。

刘双寒又仔细理了一遍事情的前后经过，再次确定没有任何疑点可找。尽管他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存在，可是，在事实面前，他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——宿舍里有鬼！

为了能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，刘双寒不再有任何顾虑，他决定把这件事先告诉岳洋。

岳洋是班长，说不定在不惊动项老师的情况下，他能够帮自己查出事情的真相。

下了课，刘双寒神秘兮兮地把岳洋拽到了楼道的拐角处，这里很僻静。岳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怔怔地望着他，他支吾了老半天，才说：“岳洋……宿舍里有鬼。”

岳洋鼻子都气歪了，哭笑不得地说：“刘双寒，你把舌头伸直了再说好不好？”

刘双寒四下看了看，周围没有人，他终于硬着头皮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岳洋听了，先是捧着肚子咯咯地笑了一阵，笑得刘双寒直挠头皮。

刘双寒没有笑，他一脸虔诚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岳洋。岳洋的笑戛然而止，刘双寒古怪的表情告诉他，刘双寒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。

岳洋皱起眉头，歪着脑袋想了片刻，问：“真有这种事？”

刘双寒的眼睛像钩子，紧盯着岳洋，使劲点了几下头。

这时，岳洋才知道，刘双寒并不是在说谎，他学着刘双寒的样子，

四下望了望，小声说：“这件事，咱们可以自己查，千万别让项老师知道，否则你往学校捎零食的事她就知道了！”

岳洋的话，正中刘双寒的下怀，他听了，鸡啄米似的直点头。

刘双寒往学校带零食这件事，岳洋一直看不惯。为此，他也多次劝说过刘双寒，也曾跟项雪菲反映过这一情况。

岳洋之所以不想让项雪菲知道这事，真实的原因，是因为自己身为一班之长，班里发生这种不光彩的事，他是脱不了干系的。若是项雪菲知道了这件事，一定会对他的工作能力有所质疑。这些当然是岳洋不想看到的。

私心每个人都会有的。岳洋一心想在班长的位子上稳稳当当地一直坐下去，这怪不得他。

岳洋把这件事先在脑子里理顺了，随后，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双寒，这件事，我怎么反倒觉得这个小偷有些像杀富济贫的侠客啊？”

刘双寒像是被人戳中了要害，脸忽地红了。他用手搔了一下头皮，尴尬地笑了笑，没有吱声。

岳洋本想再取笑刘双寒几句，仔细一想，这件事若真如刘双寒所说，还的确有些离奇。把东西带进教室分给每个同学，这并不是什么难事，教室的门平时都是虚掩着的，同学们出入自由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东西是怎么从壁橱里弄出来的。岳洋的表情很严肃，问：“你能确定钥匙一直放在身上？”

刘双寒想都不想一下，就接连点了几次头。岳洋没说话，低下头又沉思了许久。

两个人一块去了宿舍，刘双寒打开壁橱，又关上，岳洋像个侦探，

时而用手敲几下壁橱，时而四下瞅一瞅。两人仔细查看了半天，也没查到一点儿线索。

岳洋只好利用上午的自习课，专门开了个班会，一来是让同学们提供线索，二来也希望“小偷”能主动站出来。

事情一说出来，教室里一片哗然。结果，全班同学叽叽喳喳了半天，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小偷肯定是本班的同学，除此之外，事情没有任何进展。

同学们听了，也都充满好奇，大家的意见非常明确，也很一致，只要这个人讲出事情真相，就不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，同学们也不会让项老师知道这件事。刘双寒还拍着胸脯当众下了保证，决不为难这位偷走他零食的同学。

小偷一直没有现身。

班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岳洋装作江湖侠客的模样，双手抱拳，再三声明，这事一定要保密，千万别让项老师知道！

几天后，在去操场的路上，刘双寒幽灵似的忽然追上岳洋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鬼是不会有……这件事……八成是秦小松做的！”

岳洋眼睛先是亮了一下，随后瞪了刘双寒一眼，问：“有证据吗？”

刘双寒一脸失望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证据倒没有。”

“没证据的话，千万别乱说。”

“凭感觉，除了秦小松，没人做得出这种事！”

岳洋轻轻拍了一下刘双寒的肩膀，说：“这件事，可别乱说。若是秦小松知道了你诬陷他，他闹到项老师那里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
刘双寒无奈地点了点头，连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”

课外活动时间，同学们大都各自忙活去了。岳洋来到球场看台的一角处坐了下来，这里没有人，很僻静，近些天他脑子里有些乱，想一个人清静清静。另外，有几个问题，他也需要静下来认真地思考一下。

岳洋把脑袋埋于十指之间，低着头一动不动，从远处看，他宛如一尊石雕。

秦小松一蹦一跳地跑了过来，他穿着一件浅蓝色运动衫，右手腕上套着一个红色的护腕。大概是岳洋太投入的缘故，秦小松来到他面前时，他居然没有发觉。

秦小松脸上淌着汗，看得出他从球场上刚下来。秦小松把一块口香糖放进嘴里，用力嚼了几口，然后用脚尖轻踢了一下岳洋，说：“在干吗呢？”

岳洋这才发现面前已站了一个人，岳洋不屑地看了秦小松一眼，说：“你干吗呢？吓我一跳。”

秦小松将一块口香糖塞到岳洋手里，说：“走！打球去，就缺你了。”

岳洋翻了翻眼皮，说：“不去。”

秦小松也坐了下来，晃动了一下岳洋，说：“去吧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”

岳洋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说：“去也行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秦小松说：“行，什么事？”

岳洋往秦小松这边凑了凑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把偷刘双寒零食的经过告诉我，我就去。”

秦小松忽地站起来，用手指着岳洋喊道：“岳洋，我告诉你，刘双寒的东西不是我偷的，你千万别诬陷好人！”

岳洋还在嬉笑，说：“秦小松，你就招了吧。”

秦小松一把将岳洋手中的口香糖抢了回去，说：“岳洋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居然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。这件事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，就不是我！”

岳洋说：“不是你，会是谁呢？”

秦小松说：“刘双寒得罪的人那么多，我怎么知道会是谁！”

岳洋笑咪咪地看着秦小松，说：“你猜测一下，这件事可能是谁做的？”

秦小松不高兴地说：“我不猜，也猜不出是谁！但我知道，谁做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刘双寒这小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！”说完，他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，原地转了一个圈。

岳洋还想再说点什么。秦小松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不跟你玩了，我打球去了！”说完，他掉头向球场跑去。

岳洋望着秦小松远去的背影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难道真的不是秦小松？”说完，他又若有所思地摇了几下头。

事情过去都二十多天了，“失窃案”仍然不上不下地在半空里悬着，至今没有任何线索。

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暗地里议论这件事的同学越来越少，同学们似乎已忘掉了这桩“失窃案”。可是，岳洋整天还是为这件事心神不宁。

“失窃案”的事情真相还没水落石出呢，另一件烦心事又凑热闹似的接踵而至。

二、谁是最佳人选

周末的铃声骤然响起，刚才还鸦雀无声的教室，顿时变得嘈杂起来。

一阵人声鼎沸的喧闹过后，楼梯和走廊渐渐平静下来，不一会儿，整座教学楼陷入静寂之中。

和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周末放学，岳洋并没有急着回家。他兀自一人坐在座位上忙着做功课。

他时而埋头思索；时而透过明亮的窗户玻璃凝视一下校园里正在渐渐散去的同学；时而把那支碳素笔放在手心转来转去。

到了周末，学生们像出笼的小鸟，一个个心急火燎地赶着回家。何况，有些家长已早早待在校门口焦灼地等候了。不过是几天时间没见到孩子，父母们早已是望眼欲穿了。

有的家长刚吃过午饭就来了，一个个站在瑟瑟的秋风里，歪着脑袋长颈鹿似的往校园内窥视。那一刻，若是谁望见了孩子的身影，对他们来说，应是最大的幸福了。

放学铃一响，等候多时的家长们，就会抢先将孩子接上，然后打道回府。

岳洋俨然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，他一定有心事。今天，他的确

有些反常。

在以往，每次周末，岳洋都会早早地收拾好书包，翘首期待放学铃响起那一刻的到来。放学的铃声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发令枪，一旦响起，他就像蹲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，抢先冲出教室。

他像只袋鼠，从楼上一蹦一跳地下来，再快速地在车棚里找到那辆海蓝色自行车。不过，每次放学岳洋并不急着走出校门，而是先侦察兵似的向四周环视一阵，等锁定了要寻找的目标，才缓缓地随着人流离开学校。

像今天这样，独自留下来做一会儿作业再离校回家，对岳洋来说，还是第一次。

天色已有些晚了。岳洋终于慢腾腾地拾起书包，书包收拾好了。他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教室的窗户，确定都已关好，才心事重重地走出来。

锁好教室门，岳洋抬眼看了下头顶上那个白底红字的八（二）班门牌，无奈地苦笑了一声，然后快步向楼下走去。

岳洋长得高高的，瘦瘦的。他身高足有一米八，是班里的第一高峰。他弹跳特别好，在篮球队里司职中锋。

校园里静悄悄的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

岳洋感到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仿佛走在了真空中，稍一用力就可以飞起来。于是，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刘欢的那首《从头再来》。

岳洋是天生的五音不全，唱起歌来一张嘴就跑调。岳洋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当着外人的面，是从来不唱歌的。今天校园里没人，他才一展歌喉的。

岳洋喜欢这首歌，是因为“看成败人生豪迈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”这句歌词。这首歌常会让他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。

岳洋是个懂礼貌的孩子，见到学校老师，甭管是教过他的，还是没教过他的，都会主动打声招呼。虽说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，可是，对眼下的孩子来说，这已是非常难得了。

现在的孩子大都被父母宠坏了，啥事儿都是有求必应。溺爱过度的孩子们在家里是“皇帝”，在外面是“帮主”，都以自我为中心，高高在上。见了给自己上课的老师还会象征性地问候一声，若是遇见其他老师就会视若不见，或是扭头走开，连这最起码的礼貌也没有。

这大概与岳洋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，他的爸妈在这方面一直对岳洋要求很严格。

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小时候岳洋是由乡下的爷爷带大的。爷爷是一名退休的小学老师，教育孩子还是很有一些方法的。

学校的门卫李兵是非常负责的。

也难怪，现在校园安全事故频频发生，搞的学校和家长人心惶惶。作为一名门卫，当然明白这项工作的分量有多重。

因此，上课时间若有学生离校，或是有人迟到，李兵都会打电话进行证实，得不到班主任的许可，就决不放行，或是扣人，有时会让班主任来认领。

为此，同学们十分憎恨他，背地里都称他“老李头”。岳洋却不这样，一直都很有礼貌地称李兵为李大爷。

李兵见岳洋这么晚才回家，就急忙从门卫室走出来迎了过去。

别看育英中学有四十多个教学班，近两千名学生，可是，岳洋对李兵来说，却十分熟悉。

原因有两个：一是岳洋每次见到李兵，都会非常有礼貌地喊一声“李大爷”；二来岳洋的爸爸岳一博是医院的外科医生，去年李兵的妻子阑尾炎动手术，就是岳一博主刀做的。

虽说是一个小手术，可也住了近十天的院。岳一博听说李兵是儿子所在学校的门卫，当然给了他不少关照。为此，李兵对岳一博分外感激。

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谁又会把一个门卫看在眼里呀！门卫是什么？说白了，还不是个看门的！

当着病友的面，岳一博能主动过来亲切地询问病情，还嘘寒问暖的，病友们纷纷向李兵投来了艳羡的目光。那次住院，岳一博让李兵挣足了面子。于是，李兵对岳洋就有了一份很特殊的感情。

“怎么才走呢？”李兵伸长了脖子，老远冲岳洋喊起来。

岳洋叫了声“李大爷”，然后微微一笑。

李兵见岳洋一脸轻松，不像有什么事，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。他再三叮嘱岳洋，路上要当心。岳洋一边点头，一边走过了那道半开着的推拉式电动大门，随后飞身跨上了自行车。

秋日的黄昏，还有几分暖意，金色的阳光懒洋洋地洒满了城市的街道。正是下班时间，又是周末，走走停停的车辆密密麻麻地填满了一条条柏油路。

岳洋的车技是很不错的，他左冲右突，自行车像长了眼睛，躲闪